

ABOUT GREAT BRITAIN

ABOUT NATURE

世纪自然文学经典 | “美国乡村圣人”

传世名作

# 清新的原野

让我们倾听大不列颠  
这片原野内在的声音

[美] 约翰·巴勒斯 John Burroughs 著  
祁凯华 肖雪 译

Fresh Fields

于是不再关心目的地，  
而是信步徜徉于此。  
……目光所及，皆是风景。

——约翰·巴勒斯

精美插图  
珍藏版

献给你 描绘大不列颠这片沃土的全景记录

祝福你 得觅一方心灵绿洲

不只是自然美景的定格  
更是洋溢认真、浪漫与热情的绿色圣经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Democracy & Construction Publishing House

# 清新的原野

Qing Xin De Yuan Ye



[美] 约翰·巴勒斯 John Burroughs 著

祁凯华 肖雪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Democracy & Construction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清新的原野 / (美) 巴勒斯 (Burroughs, J.) 著 ;  
祁凯华 肖雪译. — 北京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39-1090-3

I. ①清… II. ①巴… ②祁… ③肖… III. ①游记—作品集  
—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2659号

书名原文: Fresh Fields

出 版 人: 许久文

责任编辑: 李保华

策 划: 杜 楦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59419778 59417745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

邮 编: 100102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

印 张: 8

书 号: ISBN 978-7-5139-1090-3

定 价: 32.80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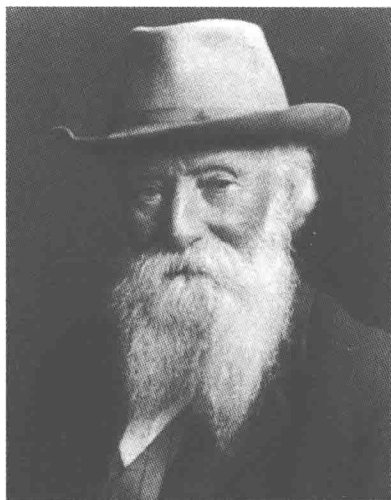
我的书不是把读者引向我本人，而是把他们送往自然。

——约翰·巴勒斯

## 作者简介

About the Author

### 约翰·巴勒斯 (John Burroughs)



约翰·巴勒斯，1837年4月3日生于纽约州罗克斯贝里，在卡茨基尔山区的父亲农场中度过了童年时期。他从小就深受大自然的影响：鸟语的森林、花香的田野、淙淙的溪流、峻峭的山峦，各种习性奇特的动植物等等，都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尽管他后来从事过多种不同的职业，可是大自然早已融入到他的精神之中。成年后，他先后做过教师、记者、银行职员。内战期间，他在华盛顿的国家财政部任职，并利用空闲时间写作，还与诗人惠特曼成为好朋友。

1873年，他回到家乡哈得逊河谷的卡茨基尔山区，在那里开辟果园，种植果树，并继续写作，不时远足到邻近的山中观察和研究自然。他在1871年时出版了第一部颇有份量的著作《醒来的森林》（原名为《延龄草》），深受读者欢迎。1874年，他在埃索普斯溪附近买下一个小农场，

建起了他的“河畔小屋”。1875年，他又与儿子一起，在离“河畔小屋”不远的山中盖起了“山间石屋”。

在后来的岁月里，巴勒斯的时间几乎都是在这两处贴近自然的乡间小屋中度过，他在那里尽情享受大自然给他带来的愉快。



## 目录

Contents

### Part1 英格兰的大自然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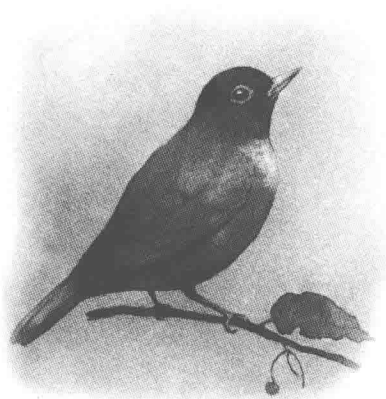
1 003

2 009

3 018

4 022

### Part2 英格兰的森林：别有洞天 029



|       |         |     |
|-------|---------|-----|
| Part3 | 卡莱尔故乡   | 041 |
| Part4 | 搜寻夜莺记   | 069 |
| Part5 | 英美鸣鸟    | 099 |
| Part6 | 英国鸟类印象  | 117 |
| Part7 | 华兹华斯的故乡 | 131 |
| Part8 | 英国野花一瞥  | 143 |



Part9 英国的沃土 159

1 161

2 168

Part10 周日，切尼路 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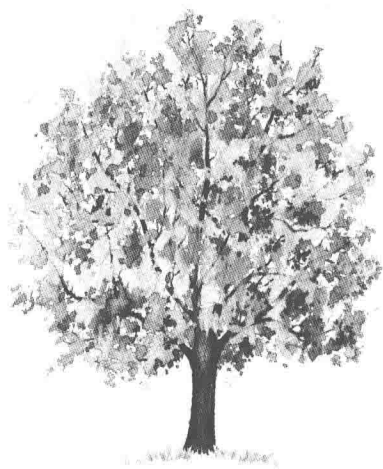
1 181

2 208

3 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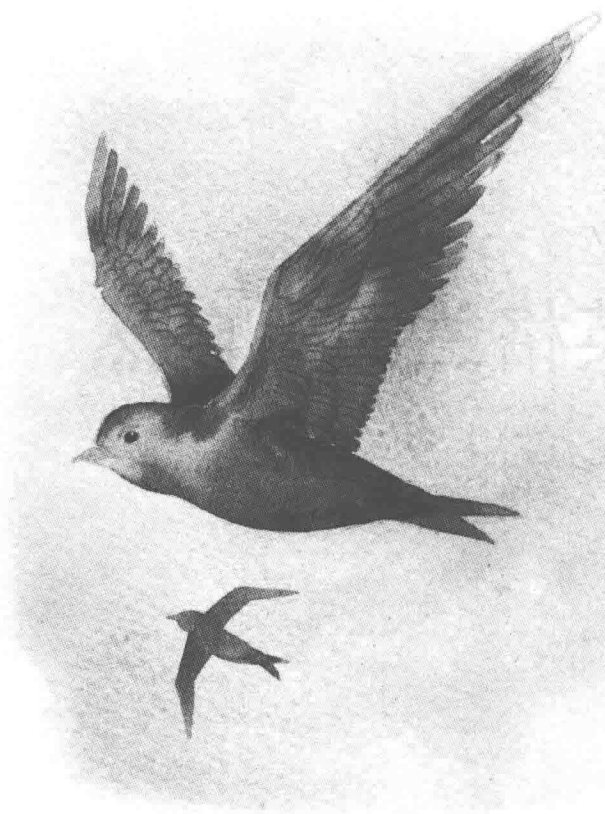
4 228

Part11 大海 235



# Part 1

## 英格兰的大自然



雨燕

# 1

当我们航行在离岸还有几英里的时候，便第一次闻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大自然的味道，那是从爱尔兰农民的烟囱里冒出的煤烟味。多么熟悉，就像家里炉边的气味！这气味似乎能让一些早已被忘却的事情在心中搅动。这是泥土的芳香、成熟的浓郁以及沉淀着古物的香醇，任何人都会承认这是旧大陆特有的气息。我知道没有一种燃料可以像泥煤这样，散发出如此沁人心脾的味道。就算是爱尔兰人的族群逐渐变得小之又小，他们也毫无疑问地会在这种原始燃料散发芬芳时，张大鼻孔，用呼吸感受记忆的觉醒。这肥沃的、油滋滋的泥煤，是成百上千年前的植物生长后的结晶，在先于我们的远古时代就已蕴藏在此，经过岁月的酝酿和累积，历经物种灭绝、文明衰落，目睹了人类勤劳与智慧换来的不可胜数的成就，最终凝结成这一点点精华。

呼吸着从爱尔兰农民烟囱里传来的气息，不久就看见了几只烟

雨燕，疲惫地落在了汽船的甲板上。这是一种欢迎，且暗含着某种寓意——“维吉尔之鸟”、“忒儿克里托斯之燕”。它们熟知每一间农舍的屋檐与烟囱，熟悉那些破败的修道院和城堡的高墙。如若不是它们胸前的那块浅色的羽毛，长得还真和家燕一模一样。它们头上那“小黑帽”一般的黑色羽毛一直垂到眼睛上面，还有那光滑的铁青色的外套，如剪刀般的尾巴，稚气的双脚，连那叽叽喳喳的声音都是一模一样的。但他们的习性却不尽相同。在欧洲，燕子通常在烟囱里筑巢，而大洋彼岸的家燕和褐雨燕更喜欢在墙缝内、畜棚里、还有家家户户的屋檐下筑巢。

毫无疑问，这艘船的领航员就是这些小小的雨燕。很快，我的猜想就被证实了：这些体态轻盈的航海家总是从熠熠的港口和那片温暖的苍穹滑翔而来。翌日，我们就会发现船行进在海岸之间，并被满满的盛夏阳光包裹。我们这一行人在沙漠般的大海上经过了十天的煎熬和忍饥挨饿后，从福里斯的克莱德海湾逆流而上，到达格拉斯哥。这场旅行中，那五月中旬的清晨，那洒满天空的暖阳，那每一寸泥土上青葱的草木都知道，而且也只有它们才知道这是一段怎样的旅程。我们在苏格兰停靠了几天，等待着阴霾的天空放晴。而当风定天晴之时，我们觉得这几天的等待是值得的，所有好天气里的精神和情感都在此时此地呈现。这是虹消雨霁后盛放的花朵，是穿过雨雾的玫瑰。有人告诉我像这样的晴天也只有五月才能看到。幸运的是，连续几天我们都被这样的好天气眷顾，而我们驶入

港口的那天，更是万里挑一的日丽风清。

我还沉浸在大西洋海湾阴霾散去的欣喜中，眼里的敬仰与喜爱溢于言表。任何情况下，蒸汽船的甲板都是极好的观景台，它有观景所需的两个条件：高度和安静。但即使没有占据甲板的有利地势，苏格兰的晴天仍是美到极致。比起其他通向欧洲的路线，克莱德这条路上的景象是无与伦比的。这就是欧洲，一程白马过隙之际，各种美景在你面前交织消逝，渐行渐远。一边是东北部的高地和湖泊，城堡林立的悬崖峭壁，另一边是东南部的苏格兰低地，园林和农场，庄园主宅第的甬道和无可比拟的碧绿景致。人们的眼光是审慎保守的，喜欢永恒和秩序，喜欢祥和与满足；而这苏格兰海滨，和散落其上的精巧结实的砖石建筑，清新的原野，牧场上的畜群，布满常春藤的墙壁和厚重的叶子，平坦的大道和青翠的群山，都恰如其分地满足了人们挑剔的眼光。我们在格陵诺克小憩一个钟头，然后借力一波海浪，缓慢地朝上游驶去。一幅山水画映入眼帘。你几乎能听到牛在原野上吃草的声音，人们甚至都想亲自去尝一尝这肥美的青草。这里是田园生活的天堂，雏菊和金凤花竞相开放，一阵云雀的歌声从右侧的草地传入耳中。的确，乘坐远洋轮船出海这件事情给人的第一印象，与这一段旅行中间的魅力与新奇可是一点都沾不上边的。很快，我们眼前的景象从茫茫海水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田野，阳光照耀下的风景画中几乎看不到水。当你驶离格陵诺克的时候，克莱德河也似乎只是

一条又大又深的运河了，被长满青草的河岸包围着，在远洋轮船的甲板上，有最美丽的田园之景和天籁之音向你致意。在大西洋的海面上，放眼望去是翠绿的园林，大片长满三叶草和谷物的原野。农民们正在忙着播撒种子，栽培植物，开垦农田。飞跃的海豚和阳光下锃亮的箭鱼变成了调皮的小牛和活泼的羊羔。我们徜徉在一片萝卜地和新播种的土豆地里。一般这种情况下，船是需要领航的。船头的牵引绳需要在两边来回不断地拉扯，船尾也是一样需要在两侧牵引。不久，我们来到克莱德的一个造船厂，在这里，田园风景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奇妙地融合在一起。一位旅行者评价道：“一头牛，边上是一艘铁船。”这边还是草地和牧场，或是种着小麦或燕麦的田地，旁边紧挨着就是高耸的数不清的船只骨架，如同郁郁葱葱的钢铁之林，二者之间连一点过渡地带都没有，其中敲敲打打的工人们，就像森林里吵闹的啄木鸟。我很怀疑这般景象还能否在别的地方看到——这偌大的、机械化的商业建筑，与如此恬静朴素的内陆农场相得益彰。从尚未完工的轮船的甲板上跳下，就可以在麦浪与豆子地里遨游。而这些庞大的造船厂就这样安静地坐落在克莱德河畔之上，丝毫没有打扰周边的自然景致。

你会对那些铸造钢铁的车间和工厂毫无头绪，这些船如同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一样，没有一丝损耗和废物，嚤嚤呀呀地破土而出。船只一艘挨着一艘，就像畜栏里的牛群一样挤在一起，几乎碰触到

了彼此。有时“畜栏”内空空荡荡，那是因为造好的船只已经下水，而其余在一旁准备的船只也是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每一根木材都涂了油脂，只等一声令下。两只远洋轮船，都是如此的庞大，等待着我们经过。我们回首看到了那些船只中的一个，被敲掉最后一块楔子后，慢悠悠地下水了，温柔轻快地在水流中漫不经心地滑行。它缓慢的步伐，入水时优雅而从容的姿态着实让人惊叹——仔细地判断研究，干净利落地完成任务，力道刚好，不费多余力气。因为英吉利海峡太过狭窄，这些船只必须以对上游或下游成对角的方向下水。但是目睹世界最大的船队，在如此静谧狭小的河岸上，在如此平静的乡村景色中被打造出来，本身就是一种新奇的体验。但这就是不列颠，一座小岛，有着几汪湖水，几条小河，几片寂静的葱郁的田野，但是其中隐藏着震彻世界的力量。我意识到如若此情此景在家乡呈现，也不会有那么赏心悦目了，不会如此地紧凑和整齐。家乡的船坞不会挨着萝卜地；农民和造船工匠不会成为邻居；更不会看到奶牛和蒸汽船在水源地同时出现。我们只是仓促间在这个国家游历了一隅之地，相比欧洲大陆，人类和自然以一种更加细致入微的方式呈现。

除此之外，最让我始料不及的就是这静谧的群山。在远处的時候，这些大山好像被包裹着一层柔软的绿霉，好像人们轻轻一挥手就能把它擦掉。更近些的时候，这些绿霉就变成了小草。它们跟田野一样具有乡村气息。戈特山峥嵘险峻，即便如此，看起来也不会



荒芜贫瘠。在家乡，人们习惯性地认为一座山要么是荒草不生，怪石嶙峋，悬崖峭壁，要么是长着几簇原始林木的斜坡。但在此，似乎一切都浸泡在永恒的春天的源头，永远充满绿意。我热爱家乡的卡茨基尔山的本来面貌，但我想知道，要做点什么才能让它变得和这苏格兰高地一样。首先我会砍掉所有的树木，修整下凹凸不平的表面，将所有的砾石捣碎，在上面铺上草皮，撒些零星的石子在上面；补上几块黑色代替石南属植物，再加上湿润的气候，或许假以时日，就能让卡茨基尔山与牧羊人的群山有一点相似之处，所有的风景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会像这片古老的大地一样，温文连绵，气吞山河，又不失顺天致性的和谐。这种和谐也只会诗篇和绘画中才会出现，更别说在大西洋彼岸的我们，从来没有在旷野中实实在在地观赏到。这片土地给我更多的吸引力在于流逝时光的温情与人类的历史，这种和谐在长年以来的成熟和改善，还有他们对这片在如此温润的气候下形成的肥沃的土地深深的、无限的热爱。

在这幅风景画中，空气中弥漫着的忧郁和怀旧，本身就是一种意料之外、无法言说的诱惑。大自然会在潮湿的空气下变得湿滑圆润，而我们流金砾石的气候只能促使它变得粗糙而严苛。这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这芬芳的欧洲大陆总是带有一种诗人和艺术家才有的丰富感情色彩和想象力。这粒时间的果实随着人文素质的提升而日益饱满；随着岁月的沉淀而日益丰盈。